

世界文学名著



dangdang.com



光怪陆离场景中迷失的人性

毛姆短篇小说选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王晋华 译

*William Somerset
Maugham*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毛姆短篇小说选

〔英〕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王晋华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毛姆短篇小说选 / (英)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著; 王晋华译.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87-5787-3

I. ①毛… II. ①威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2367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出版总监 宁德伟 周新桂
策划编辑 赵盼
责任编辑 付娜
装帧设计 临风设计
排版制作 芳华时代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毛姆短篇小说选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 王晋华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[weibo.com / tlapress](http://weibo.com/tlapress)

印刷 /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 / 880mm × 1230mm 1 / 32 字数 / 320千字 印张 / 12.75

版次 /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40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

- 太平洋 / 1
- 马金托什 / 3
- 爱德华·巴纳尔德的堕落 / 40
- 雨 / 79
- 赴宴之前 / 125
- 铁行轮船公司 / 156
- 信 / 191
- 疗养院 / 229
- 九月公主 / 257
- 整整一打 / 266
- 简 / 299
- 舞男舞女 / 330
- 上校夫人 / 351
- 风 箏 / 373

太平洋



太平洋无常且不定地变化着，就像人的情感一样。有时它是灰色的，海水满满地涨起来，犹如离比奇角不远的英吉利海峡；有时它很暴躁，海面上升起喧闹的白色波峰，它很少呈现平静和蓝色，但是蓝色确实显得有些太自负了。无云的天空中，太阳强烈地照射着。信风搅动着你的心绪，让你对未知失去了耐心。滚动的巨浪蔚为壮观，浸满了你身体的每个部位，不留下一丝缝隙。你忘记了已逝去的青春，仅是对生命的躁动和难以抑制的渴望留下美好、情有独钟的记忆。尤利西斯便是在这样的海洋中航行，寻找着幸福岛。

不过，也有的时候，太平洋就像一个大湖，水面平静且光亮。飞鱼是光亮镜面上的一丝黑影，在落回到水中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波光粼粼的小喷泉。天边是羊毛状的云朵，日落时这些云朵呈现各种形状，使你不得不相信自己看到了连绵不断的山丘。这是出现在你梦中的乡间的山丘。

于奇妙的大海中，你在不可思议的寂静中航行。不时地有几只海鸥提醒你离陆地已经不远，这陆地就是隐藏在浩瀚大海上的一个被遗忘的小岛；海鸥，这些忧郁的海鸥，是你拥有的唯一可以表

明陆地存在的标志。在太平洋，你从不会看到不定期的货轮和它的烟囱冒出的黑烟，也不会看到很气派的小帆船或精巧的纵帆船，甚至不会看到渔船；这是空旷的沙漠，眼前只有让你产生模糊感的虚空。

马金托什



马金托什在海里扑腾了几分钟，海水太浅无法游泳，又因害怕鲨鱼不敢到深水区，他便从海里出来去了公共澡堂。在太平洋又浓又黏的咸水里泡过之后，用清凉的淡水冲个澡会让人身心舒畅。海水太热，尽管刚刚过了早上七点，浸在里面不但不能使人振作，反而叫人更加无精打采。

擦干身体以后，他披上浴巾，冲着中国厨师喊，五分钟后给他准备好早饭。他赤脚穿过一小片坑洼不平的草地——行政官沃克曾自豪地认定那是一块“草坪”，来到自己的宿舍。他很快换好了衣服，因为他仅仅穿上了一件衬衣和一条帆布裤子。接着，他向院子另一侧的餐厅走去。平时是两名男子一起吃饭，中国厨师告诉他，沃克五点就骑马出去了，一小时后才会回来。马金托什没睡好觉，他憎恶地看了看放在面前的番木瓜、鸡蛋和熏肉。

昨晚的蚊子简直令人抓狂，它们在他睡觉的蚊帐周围四处乱飞，数量多得惊人，发出让人战栗的嗡嗡声，仿佛是远处的管风琴发出的无休无止的音符。每当他昏昏欲睡时，就会突然惊醒过来——他相信一定是有一只蚊子钻进了蚊帐。天太热了，他只能赤裸着身子睡觉，但也只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罢了。

暗礁上浪花发出的单调的轰鸣声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而平时是听不到的，因为它不曾停歇过，从来都是那么有规律地进行着。但是现在，它的律动却如锤子般敲打着你疲惫的神经。马金托什攥紧了拳头，控制着自己，忍耐着，一想到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个声音——因为它会永远响下去——就让他无法忍受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心中会跃起一股疯狂的破坏冲动，简直跟无情残酷的自然之力不相上下，他觉得必须要控制好自己，否则就会疯掉。

现在，他朝窗外的潟湖^①和象征暗礁的白沫带看去，那儿的壮观景象让他憎恨地战栗起来，而万里碧空犹如一只翻转的碗将它罩了进去。他点上烟斗，翻了翻几天前从阿皮亚^②运来的一摞奥克兰报纸。最新的报纸也是三周前的，里面的内容都是些极其无聊的东西。

之后他去了办公室。这是一个宽敞、空旷的房间，有两张办公桌和一把靠墙的长椅。长椅上坐着几个土著人，其中有两三名女子。他们小声嘀咕着，在等待行政官回来。马金托什进门时，他们用萨摩亚语向他问候道：

“您好！”

他也问候了他们，然后在办公桌旁坐下，开始写一份报告。这份报告是萨摩亚的总督一直催要的，但沃克平时拖沓惯了，懒得去做。马金托什一边做着笔记，一边恶狠狠地想到，沃克迟迟不写报告，真实的原因是他本人非常无知，对任何笔头工作都极其厌恶。不过，当简洁、有条理、规范的报告最终完成后，他就会把下属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，却不会表达任何谢意，然后带着轻蔑和嘲笑将

① 潟(xì)湖，指海岸带被沙嘴、沙坝或珊瑚分割而与外海相分离的局部海水水域。

② 阿皮亚，萨摩亚独立国（简称萨摩亚）的首府，位于太平洋南部，属热带雨林气候，旅游业是其经济支柱之一。

其发送给自己的上司，一切都好像是他自己的成果——实际上，他一个字都不会写。马金托什还愤然想到，假如他用铅笔添加了什么话，那在表达上一定是幼稚的，在语法上是错误的。而如果自己表示抗议，或者试图把他的意思用一个清楚的短语表达出来，他便会勃然大怒，并叫嚷道：

“我管它什么语法，这就是我要说的话，我就想这么说。”

终于，沃克回来了。他一进门，等候在此的土著人就把他围了起来，希望马上引起他的注意。但是他大发雷霆，叫他们坐下、闭嘴，并吓唬说，如果他们不能保持安静，就把他们轰走，他今天谁都不见。然后他冲马金托什点了点头：

“你好，马克，还是起床啦？真不明白你怎么能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用在床上。你应该像我一样在黎明前就起来——懒骨头！”

他扑通一声坐进自己的椅子上，拿起一根香蕉擦了擦脸。

“老天，我口渴了。”

他把脸转向站在门口的警察——那可是一个形象别致的人物：上身穿着白衬衣，下身系着印花缠腰布短围裙，即萨摩亚人常系在腰间的缠腰布。他告诉他去倒些卡瓦酒来，装卡瓦酒的酒桶就放在房间墙角的地板上。警察倒了半椰子壳的酒，递给沃克。他往地上洒了几滴酒，对着周围的人嘀咕了几句惯用的话，就津津有味地喝起来。同时，他叫警察去招呼一下在此等候他的土著人，按照年龄和地位，把装有酒水的椰子壳轮流递送到他们手中，然后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喝掉。

这时，他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沃克是个小个子男人，远低于正常人的平均身高，但极为肥胖，有一张肉嘟嘟的大脸盘，脸刮得干干净净，脸颊悬挂在两块巨大的垂肉之上，长着三层宽阔的下巴——总之，他细小的特征都融化在一团肥肉中了。另外，除了脑袋后面残留的一块新月形的白发，他的头顶已经全部秃了，让你联

想到那位匹克威克先生。他是个怪诞、滑稽的人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浑身上下又透露着威严。他大号的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精明、活泼的蓝色眼睛，脸上露出非常坚毅的神情。他六十岁了，但是身上与生俱来的活力战胜了不断增长的年龄。他虽然体型臃肿，动作却利索，走路时迈着沉重、坚定的步子，仿佛要在大地上留下他体重的烙印，说话时声音响亮而粗鲁。

到现在，马金托什被任命为沃克的助手已经两年了。沃克在塔卢亚——萨摩亚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——担任行政官已有二十五年，无论是在人们的口碑还是媒体报道中，他都是整个南太平洋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最初，马金托什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期待着与他的第一次见面。他因故在阿皮亚逗留了两三周，然后才接受这个职位。在都市酒店和英国夜总会，他听到了关于行政官数不清的传闻，当时引起他极大的兴趣，现在想来却有讽刺的意味，因为从那时起，沃克本人已为他讲了一百遍。沃克知道自己是个个人物，并对自己的名气引以为荣，所以要故意处处表现出来。他小心守护着关于自己的“传说”，人们必须要了解他那些著名故事的精确细节，否则他会感到焦虑，若是哪位陌生人讲错了，他会发怒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沃克粗鲁的热情对初来乍到的马金托什是有吸引力的，而沃克也乐得拥有一个倾听者。因为在马金托什看来，沃克讲的都是全新的，他便可以尽情地发挥了。他是个好脾气的人，热心而体贴。马金托什原先是名政府官员，在伦敦过着安逸的生活，直到三十四岁那年，他突然得了肺炎，面临着罹患肺结核的危险，不得不尝试来太平洋找份工作。在马金托什看来，沃克长期驻留此地是极其浪漫的一件事，在征服环境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冒险精神是这个人的典型特征。

十五岁那年，沃克就一个人跑到海上，在一艘运煤船上铲了一

年煤。他当时还是个身材不高的小男孩儿，工人和船员都对他很好，但是船长不知何故极其厌恶他，待他很粗暴，经常对他拳脚相向。他经常因为肢体伤痛难以入眠，所以对船长恨之入骨。这时，有人鼓动他参加赛马会，他设法从一个朋友——在贝尔法斯特结识的——那里借了二十五英镑，然后押在了一匹几乎没有胜算的高赔率马匹上。如果输掉了，他是没办法还款的，但他从未想过会输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。结果那匹马真的赢了，他发现自己一下子拥有了一千英镑的现金。

他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当运煤船在爱尔兰沿海某地停靠时，他弄清楚了谁是城里最好的律师，然后找到这位律师，说他听说运煤船正在待售，请这位律师代他安排好收购事宜。律师被他的小客户逗乐了——他那时只有十六岁，而且看起来还不到实际年龄；或许是出于同情和受到了感动，律师不但答应帮他安排好收购，还确保让他做一笔好买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沃克就发现自己成了这艘船的主人。他回到船上，接下来——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出现了——他对船长下令，要他在半小时内离开运煤船。他让大副当了船长，在海上又航行了九个月，最后把船卖了，获利不少。

二十六岁时，沃克以种植园主的身份来到萨摩亚群岛，他是德国占领期间居住在塔卢亚岛的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。那时，他对土著人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力，德国人让他做了行政官，他在这个位子上坐就是二十年。当岛屿被英国人占领后，他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这一不小的成功是马金托什对他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。

但是两人迥异的性格使他们不能做到亲密无间。马金托什其貌不扬，动作笨拙，长得又高又瘦，胸部狭窄，肩膀拱起，脸色发黄，脸颊深陷，眼睛大而忧伤。不过他极好阅读，当他的书籍运抵后，沃克来到他的宿舍看了看，然后用嘶哑的嗓音对着马金托什大

笑起来。

“你带这些垃圾到这里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马金托什的脸变成了深红色，“你觉得它们是垃圾，我很遗憾，我带书来是因为我喜欢看。”

“你说你有很多书在路上，我想可能有些是我想看的，难道没有侦探小说吗？”

“我对侦探小说不感兴趣。”

“那你就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。”

“你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”

每趟邮班都给沃克带来一堆期刊类文献，还有新西兰报纸和美国杂志。马金托什根本不屑于去读这类时效性出版物，这令沃克感到恼火。他对马金托什空闲时间看的那些书没有一点儿耐心，他觉得他读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和伯顿的《忧郁的解剖》，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。因为沃克从未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巴，所以在评论起他的助手时，也总是口无遮拦。

马金托什开始审视起这个人的真实面目，在他粗鲁、热诚的外表下面，能看到让人痛恨的粗俗和狡诈。另外，他自视甚高，飞扬跋扈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他的个性中带着一丝戒备，让他不喜欢性情上不能相契合的人。他会幼稚地根据别人说过的话来判断他们，如果话语里没有咒骂，没有下流——他自己说的话里尽是这些东西——他就会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们。

晚上，两个男人会打打皮克牌^①。沃克牌技糟糕，却又颇为自负，赢了便扬扬得意，输了就乱发脾气。偶尔会有几个种植园主和商人开车过来打桥牌，在马金托什看来，这个时候沃克的性格更是暴露无遗。他打牌时全然不顾自己的搭档，出牌时吵吵闹闹，跟人

^① 皮克牌，一种牌戏，两人用7到A共32张牌对玩的一种纸牌戏。

争论不休，仅是嗓门就足以斩杀对手。另外，他不断地悔牌，每次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一边讨好对方，一边嘀嘀咕咕：“哦，你不能让一个几乎看不清东西的老人吃亏。”他确信他的对手会认为让他一把也无妨，至于要不要坚持游戏规则，他们都无所谓了。马金托什用冷淡、轻蔑的眼神看着他。

打完牌，大家会抽抽烟斗，喝点儿威士忌。这时，他就开始讲故事了，满腔热忱地讲起他的婚姻——讲他在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，结果新娘跑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。他曾跟这个岛上的女人有过无数次的“奇遇”。尽管都是些老生常谈、污秽不堪的经历，但他讲得豪气十足，妙语连珠，让本来就不屑一顾的马金托什听起来更是觉得不堪入耳，认为这是个缺乏教养、耽于声色的老家伙。而在沃克眼里，马金托什是个可怜虫，因为他竟然不知道分享自己的风流韵事，众人都醉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还保持着清醒。

沃克看不起马金托什，还因为他在工作中井井有条，马金托什做任何事情都喜欢这样。他的书桌上总是整整齐齐的，报纸都仔细地贴了标签，任何需要的文件都在触手可及的位置，他总是不假思索就能说出他们管理工作中的各种规章制度。

“胡说，胡说，”沃克嚷道，“这个岛我管了二十年了，从来不用那些红带^①，现在也不需要。”

“一封信让你找上半个小时，这样好吗？”马金托什问。

“你这个官员当得太差劲，不过你人还不错，你在这里待上一两年就好了。你的问题是不喝酒，如果你一星期喝醉一次，就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官员。”

奇怪的是，沃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下属心中对他的厌恶，而这种厌恶感每个月都在增强。虽然沃克嘲笑他，但也习惯了跟他相

^① 红带，指旧时捆扎公文的红带。

处，甚至开始喜欢他了。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容忍别人的怪癖，所以只是把马金托什当作一个怪人而已。他对他的喜欢或许是下意识的，因为他能跟他逗趣。他的幽默里含有些粗俗的玩笑话，需要一个人做他开玩笑的对象。马金托什为人的认真劲儿、优良的品德以及从不喝醉酒等，都成了他开玩笑的话题，马金托什的苏格兰名字则成为他通常调侃苏格兰这个国家的引子。当两三人聚在一起时，他通常会“牺牲”马金托什一人，逗得大伙哈哈大笑，对此他也尽享其乐。他会跟土著人说起马金托什的可笑之处，而马金托什对萨摩亚的了解还不多，每当沃克在所讲的下流话中提到他，并看到人们在纵声大笑时，马金托什也会开心地笑起来。

“我这个是讲给你听的，马克，”沃克用他粗鲁的大嗓门说，“你能经得起开玩笑。”

“这是玩笑吗？”马金托什微笑着，“我不清楚。”

“苏格兰人^①！”沃克如响雷般地大笑，“只有一个办法能让苏格兰人听懂笑话，那就是外科手术。”

沃克几乎不知道，马金托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戏谑的话。在夜里——在雨季的不眠之夜，他面色阴郁地回想着沃克几天前随口说出的嘲讽话语。他感到生气，心中充满了愤怒，开始想着怎样对这个恶棍进行报复。他曾试着反驳他，但沃克擅长巧辩，话语粗俗，内容直白，毫不掩饰，这就让他占尽了上风。马金托什反应迟钝，使那些精致的攻击性语言变得毫无用处，而沃克良好的自我感觉也让人难以伤害到他，他的大嗓门和雷鸣般的大笑是马金托什无法抵挡的武器。马金托什意识到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暴露出对他的恨意，他学会了自我控制，但他的愤怒在暗暗地不断增长，乃至让

^① 苏格兰人，引用自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·彭斯（1759—1796）抒发爱国情怀的诗歌《苏格兰人》的标题。

自己愈发偏执起来。

现在，他怀着强烈的戒备心观察着沃克。沃克每一次的卑鄙言行，以及暴露出的幼稚和虚荣、狡诈和粗俗，都让他的自尊心得到抚慰。沃克吃饭时贪婪、肮脏的吃相及发出的难听声音，让他心满意足。另外，他也注意到了沃克说过的蠢话及措辞上的错误。沃克对自己不怎么尊重，等他得知上司对他的评价后，他有一种苦涩的满足感，这也增加了马金托什对这个心胸狭隘、扬扬自得的老头的蔑视。当他知道沃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恨意后，他感到一种特别的快乐。这个人喜欢受人追捧，他是傻瓜，竟然以为人人都崇拜他。有一次，马金托什无意中听到沃克在谈论自己。

“我把他调教好后就没问题了，”沃克说，“他是条不错的狗，会忠诚于他的主人的。”

马金托什沉默了，那张土黄色的长脸一动不动。接着，他突然大笑起来，笑了很久，笑得很开心。

但是他的怨恨并没有使他变得盲目，相反他十分地清醒。对沃克的才干，他有着精确的判断：他高效地统治着这个小小的王国，人是公正、诚实的。在这里，他有挣钱的机会，但他现在却比最初任职时穷了许多，唯一的养老金是他最终卸任后可以领到的退休金。让他感到自豪的是，在仅有一名助手和一名混血职员的情况下，他对岛屿的管理比乌波卢岛——那里是中心城市阿皮亚的所在地，而且拥有一大群的公务人员——还要好。虽说他也有几名土著警察来维持他的权威，但是他从来没用过他们，他是依靠吓唬和他的爱尔兰式的幽默管理着这里。

“他们非要给我建一座监狱，”他说，“我要监狱有个屁用？我不会把土著人关进监狱的。如果他们犯了错，我知道如何处置他们。”

沃克同阿皮亚的上级机关曾发生过一次争吵，是因为他要求拥有对岛上土著人的完全审判权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他们犯下怎样的罪

行，他都无须将他们押送到相应的法庭。他与乌波卢岛上的政府机构之间往来了几次措辞强硬的公函。他把土著人看作是自己的孩子——就这个粗鄙、低俗、自私的人而言，这是令人诧异的。他热爱这座岛屿，在这里他满怀激情地居住了如此之久。对待土著人，他有一种别样的粗鲁的柔情，这的确非同寻常。

他骑上那匹灰不溜秋的老母马，在岛上四处游逛着，他从未厌倦过这儿的美丽。当他漫步在椰子丛林中芳草萋萋的大道上，优美的景致常常让他驻足观赏起来。偶尔来到一个土著人的村落，他会停下来，酋长给他端来一碗卡瓦酒，看着那些有着高高茅草屋顶的钟形小屋像蜂巢一样排列着，他肥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。不过一会儿，当他的视线停留在一大片碧绿的面包树上时，无尽的喜悦又会流淌在他的心头。

“天哪，跟伊甸园一样。”

有时他会沿着海岸前行，越过树丛，就能瞥见浩瀚的空荡荡的海面，没有一张船帆打破它的孤寂；有时他爬上山丘，一大片土地就会尽收眼底，一个个小村落掩映在高大的丛林当中，就像一个世界王国，他会在那里心醉神迷地坐上一个小时。不过他无法用言辞来表述情感，非要如此，说出的也只是下流的玩笑话，仿佛他的情绪如此地狂暴激烈，乃至只能诉诸粗野才能消除它的张力。

马金托什淡然、轻蔑地观察着沃克的情绪变化。沃克一向喜欢豪饮。在阿皮亚度过的晚上，看到年龄小他一半的人都醉得趴到了桌子底下，他感到很是得意。他反复无常的情绪跟一般酒徒无异，杂志上读到的故事能让他痛哭流涕，但他也会拒绝借钱给一个认识了二十年、一时陷入困境的商人。他把他的钱包捂得很紧，有一次马金托什对他说：

“没有人会指责你浪费钱财。”

他把这句话看作是一种恭维。他对大自然的热情不过是酒鬼头

脑混乱时的一时所感，至于他对土著人所抱有的情感，马金托什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赞同——他爱他们只是因为他处在那个位置上，就像一个自私的人爱着他的一条狗。他的心智跟他们一个水准，他的幽默是淫荡的，说起下流话来从来都是口若悬河，他跟那些人沆瀣一气、臭味相投，他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，也掺和在所有的事务中。不过，他非常看重他的权威，他用铁腕统治着他们，容不得任何违逆的行为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他也绝不会让岛上任何一个白人欺负他们。他用猜忌的眼光看着那些传教士，以免他们做出任何他不赞成的事情，如果他不满意他们，他会将他们的生活弄得难以忍受，叫他们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——即便他无权调离他们。他对土著人的影响巨大，以至只要他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拒绝给传教士出力，或者提供食物。

另外，沃克对商人也绝无偏袒。他要确保土著人不受欺骗，他们付出的辛劳、生产的椰子肉，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报，商人不可以从所售货物中谋取暴利，对那些他认为有失公允的交易，他会毫不客气。有时商人会到阿皮亚投诉，说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，而沃克根本不去搭理他们的诽谤和谣言，并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加以报复。他们最终发现，要想在岛上安然住下去，甚至苟全性命，就必须接受他的条件。不止一次，令他憎恶的商人的店铺被一把火烧掉了，可并无确切证据表明此事为行政官煽动。一次，一个瑞典裔的混血儿因遭遇火灾破产了，他找到沃克，严厉谴责他的纵火行径，沃克当即大笑起来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，你妈妈是土著人，你还想欺骗他们。你那破房子烧了，那是上帝的判决，一点儿没错——上帝的判决。你滚出去！”

当这个人被两名土著警察推出去时，行政官放声哈哈地大笑。

“上帝的判决！”

现在，马金托什看着沃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他是从给病人看